



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”此语出自孔子《论语·学而》,意思是说,花言巧语的人,大都是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,很少真讲仁义道德。

检阅二十五史,我们发现历朝历代都有不少因巧舌如簧而飞黄腾达,乃至伤天害理的佞人。李林甫在唐玄宗朝上位居宰相十九年,却是靠谄媚皇帝而发迹的小人,世人称之“口有蜜,腹有剑”。当时左相李适之性情直率,不阿谀奉承,受到李林甫的猜忌。李林甫故意对李适之说:“听说华山附近有金矿,开采出来国家就可以富足了,陛下似乎还不知道此事呢。”李适之信以为真,过几天他一朝就把此事告诉了唐玄宗。唐玄宗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,当即问李林甫:“有没有这回事呀?朕怎么不知道?”李林甫马上回答:“是有此事,臣也早就知道了,但因为华山是陛下的根本,正气所在,不宜开采,所以微臣也就没有提。”这样一来就显出了他比李适之高明许多。唐玄宗听了,认为李林甫能够处处为皇上着想,自然十分高兴,随后又责备李适之:“以后凡有奏事先和李林甫商量一下,不要再这样轻率鲁莽了。”李适之也因此逐渐被唐玄宗疏远。李林甫对于才能功业在他之上而受到唐玄宗宠信、威胁到他相位的官员,定然千方百计地予以打压。有一次,唐玄宗问李林甫:“严挺之现在在哪里,这个人还可以用。”严挺之之前被他贬出朝廷,这时正在绛州担任刺史。李林甫担心他重新受到重用,便召见其弟严损之说道:“陛下非常敬重你哥哥,何不让你哥哥上书,就说得了风疾,请求回京就医。这样他就可以回到朝中了。”严挺之不知是计,果然按他的建议上书唐玄宗。李林甫拿到他的奏疏后对唐玄宗说道:“严挺之年事已高,近来又患风疾,应该给他一个闲散官职,让他安心养病。”唐玄宗嗟叹良久,遂将严挺之打发到洛阳担任太子詹事。由此可见,在现实生活中,如果不仔细明察一个人做事的动机和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,就会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、忠奸不分,把小人奉为君子。

都说唐朝出诗人,我也看出“巧言大师”。譬如李忠臣,此人原名董秦,少时便在幽州从军,先后在节度使薛楚玉、张守珪、安禄山麾下效力。此人虽然不识之无,但是会抖机灵,尽管几经易主,但都如鱼得水。有一次,唐德宗对李忠臣说道:“你的耳朵很大,真有贵人之相啊!”李忠臣答:“臣听说驴耳很大,龙耳很小。臣耳虽大,只是驴耳。”李忠臣因此而受到唐德宗的赏识。后来,散骑常侍张涉因受贿获罪,唐德宗欲依法惩办。张涉在唐德宗为太子时曾任侍讲学士,李忠臣进言道:“陛下贵为天子,老师却因缺钱而犯法,依我愚见,这并不是老师的过错。”唐德宗怒气消解,只将张涉罢免还乡。原湖南观察使辛京果因杖杀部下遭到弹劾,并被处以死罪。李忠臣对唐德宗说:“辛京果早就该死了。”唐德宗询问原因,李忠臣说:“他的伯父、叔父、兄弟都在战场上战死,只有他至今还活着,所以我认为辛京果早就该死了。”唐德宗听后顿生怜恤之情,只将辛京果降职为王傅。以上故事显然是在赞扬李忠臣的机智善辩,但是细读之后,不禁要问:李忠臣真的值得称赞吗?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李忠臣放的是些什么人?翰林学士张涉身为皇帝之师,却收受受贿,该不该法办?李忠臣以为学生贵为天子,就不该让老师受穷,言下之意是说老师犯法,责任在皇帝。老师是否靠学生而富贵,我们姑且不谈,难道这就有理由受贿么?作为儒者,张涉应该知道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这句话的。按照李忠臣的逻辑看来,只要穷,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受贿了。辛京果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向张涉行贿的是他,出于嫉妒诬陷他人的也是他,因泄私愤而杖杀家丁的又是他!可以说,辛京

闲话“巧言”

□ 周游

果罪行累累,早就应该绳之以法了。然而,李忠臣竟然阻止皇帝处死他,因为辛京果是有功之臣的子弟!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,李忠臣何其荒唐,难道功臣之子就可以无法无天么?可见,李忠臣的“巧辩”只不过是诡辞,置国家法律于不顾,一味地巧言惑上,使违法者逃脱法律的制裁。这哪是“忠臣”,分明是“害虫”!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李忠臣不是什么忠臣——建中四年(783年),泾原兵变,唐德宗出逃奉天(今陕西乾县),朱泚自立为帝。李忠臣遂投靠朱泚,被任命为司空、兼侍中。兴元元年(784年),朱泚兵败被杀,李忠臣被李晟部下擒获,处以极刑。

唐德宗身边还有一位“巧言大师”裴延龄,是主宰国家财政的权臣。其实,裴延龄并不擅长于理财,但是很会揣摩主上的心理,敢于信口雌黄,竟然很得唐德宗的宠信。据《新唐书·裴延龄传》记载,有一次,唐德宗对裴延龄说:“朕居住的那座浴室殿,有一根大梁要断了。我想换一换,财力上恐怕有困难吧?”裴延龄答:“换一根殿梁,不算一回事。况且陛下的本分钱,就用也用不完,这有何难呢?”唐德宗大吃一惊,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自己有什么“本分钱”,遂问:“本分钱是怎么回事?”裴延龄就信口胡说开了:“这在经典上有根据,一般愚儒是不知道的,我能给陛下说说。按照礼制,天下的赋税要分成三份,一份用来供祭祀天地祖先之用,一份用来招待宾客,一份用在君主的厨房上。陛下礼奉宗庙,祭祀祖先,能用天下赋税的三分之一吗?鸿胪寺招待宾客,赏赐四夷,只用天下赋税的十分之一还有富余。陛下饮食十分节俭,御膳之余作为百官的俸禄还有剩余,这些剩余就是本分钱。用这些钱建造数十座宫殿尚且用不完,何况换一根大梁哩!”唐德宗听了,信以为真,颌首说道:“怎么别人就没没跟我说过这些呢?”可以说,裴延龄是“数字出官,官出数字”的典型,其实只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,凭借三寸不烂之舌,弄虚作假,弄景造势,投其所好而已。

尽管历史上听信巧言的教训很多,但是巧言从来不乏市场,听者心知肚明也不会去认真处理。人是有感情的,伸手还不打笑脸人。据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记载,明朝嘉靖皇帝生平忌讳很多。正德十六年(1521年),他继承了皇位。登基那天,他穿的那件龙袍有点长,垂到了地上。嘉靖皇帝频频低下头来看这件龙袍,表情非常尴尬。龙袍不合身,怕是一种不祥的兆头吧?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看出了嘉靖皇帝的心思,上前说道:“这件龙袍下垂正预示着陛下将要垂衣裳而天下治呀!”这一句话说得嘉靖皇帝龙颜大悦。

纵观历史,谄媚是一种精神贿赂,也会导致腐败,而且已有许多教训。言者出卖的是灵魂和人格,听者得到的则是个人的虚荣,损害的往往是人民的利益。两千多年前,邹忌就极形象地对齐威王指出:“吾妻之美我者,私我也;妾之美我者,畏我也;客之美我者,欲有求于我也。”(刘向《邹忌讽齐王纳谏》)反腐败要标本兼治,综合治理,必须对“精神贿赂”高度重视,防微杜渐,切断腐败的根源,防止“精神贿赂”的蔓延。“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,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,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、不能腐的防范机制、不易腐的保障机制。”(习近平《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》)加强人事制度建设,建设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,坚持量才录用,以德为先,德才兼备,营造一种公平竞争的社会风气。只要领导者把谄媚者拒之门外,再像荀子发声:“谄媚我者,吾贼也。”(《荀子·修身》)那么,谄媚者的“嘴上功夫”也就无用武之地了。

投·拼投

□ 朱延庆

沈奶奶今年80岁,几十年来,在生活方面她总是精打细算,勤俭持家。她有个习惯,这一顿吃不完的饭、菜,决不倒掉,她要放在锅里烧开了,投到下一顿吃。现在有冰箱了,她还

是这样,上顿吃不完的饭、菜,烧开了冷下来放进冰箱里,投到下一顿吃。上顿投下顿的“投”,这一字词,似是江淮方言中所特有的。在字典词典书里,“投”有好几种解释,这里的“投”是传送、递传的意思,这一顿吃不掉饭菜往下顿传送、递传,下一顿吃不掉的饭菜再往下顿传送、递传,一顿一顿往下顿传送、递送,绵延不断。

沈奶奶的孙女已经出嫁了,每逢节假日她总要带着礼品回家来看望奶奶。一进门,放下礼品,开冰箱,发现里面有剩饭剩菜不声不响往垃圾桶里一倒,笑嘻嘻地说:奶奶,跟你说过多少回了,剩饭、剩菜里有亚硝酸盐,吃了对身体不好。沈奶奶也笑嘻嘻地说:倒掉太可惜了,奶奶不怕,奶奶身体里有化毒丹呢!祖孙俩相抱,哈哈大笑。

沈奶奶的小孙子振华今年参加高考,高考前学校的两次模拟考试成绩都不错,在高三毕业生中属于中上等。临考试时受了凉,发高烧,成绩公布时,总分达“二本”线,但在“二本”尾子了。沈爷爷共有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,一个星期日下午,儿

子、女儿都到家了,沈爷爷说:今天开个家庭会,请你们来拼投一件事,振华高考成绩在“二本”尾,是争取上“二本”院校呢,还是上“三本”院校。大家拼投的结果是:与其上“二本”不是

吃香的专业的院校,不如选一个时尚的热门专业的“三本”院校,毕业以后工作好找。沈爷爷、沈奶奶对于拼投的结果很满意。这里的“拼投”是商量的意思。

“拼投”这一词语也是江淮一带所特有的。拼,连合的意思;投,合、投合,如:什么钥匙投什么锁、臭气相投、情投意合等。80岁左右的人大概都还记得,童年时玩过一种游戏,就是拼投七巧板,有7块形状、色彩不同的小板子,谁能很快地拼投成一块方形或圆形的整板子,谁就是赢家。这是训练、培养思维、智慧的一种游戏。“拼投”就是连合的意思,拼投的过程就是商量并使成功的过程。拼来拼去,投来投去,各方意见“连”起来,就能“合”。

遇到什么困难事、麻烦事,多找几个人拼投拼投,集中多人的智慧,事情成功的概率就会大些。

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

和善的陈景国先生

□ 周荣池

我知道陈景国先生的名字,在我的人生中尚算是早的。其时,我还是在乡下为裤子有洞而烦恼的初中生。那时候对美术课印象很深,一位老师好像是西藏来的,总是让我们画正方形,他觉得我总是画不好。后来就又让我们画鸭子,好像就再也没有画过其他什么。还有一名美术老师在当地颇有些文名——郭耀选老师,教我们画黑板报的花边,很有意思,我至今还教自己的孩子。郭老师是画漫画的,他拿发表了自己作品的报纸来给我们看,看到了他与陈景国先生的漫画作品。后来也还在报纸上看得不少。在那个贫瘠的时代为什么会有报纸看呢?那是因为每年年底父亲总是要去村支部要一点旧报纸回来让我糊墙。墙上报纸的内容我都反复认真看过,印象比教科书上的文章还深。

我后来出去求学,一去十来年也还能偶然看到陈先生的名字,但始终不曾有幸一面,直到后来我进城工作被师长们带着走进了文艺圈。一次酒席上,我听到了陈先生的名字,见到了他恭谦和善的笑容,从此对他的印象就再也没有改变过。后来还有几次配合他工作的机会,我们请他画过几套画本。每次电话后,他总是主动拎着布包来办公室面谈。然后不久就拿出作品,很少有那种艺术家们做点事情颐指气使提各种要求的情形。画稿成了他自己送到单位来,也并不计较什么稿酬,总是会说一句:“你们满意就好!”

这话耐人深思。“你们满意就好”,这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事情。许多的文艺人习惯的是自我的感受和感知,他们观照的是自己的世界,怎么能是“你们满意就好”的呢?其实,当你沿着艺术的道路往前走,走到心无挂碍的时候,你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大道理。有些人,才写几篇文章画几幅画弄点小作品就沾沾自喜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洋洋得意了。为什么呢?很简单,他走得不深也不远,他还不知道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,也就只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坐井观天甚至狂妄自大。不能让别人满意是一种心态,也是一种能力,更是一种境界。只有无知浅薄的人才说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昏话,这也恰恰显示了这种人的自卑和无聊。现在想想这个,我自己也是脸红的,洋洋得意夸耀自己文章的时候,有没有想过别人有没有满意呢?这是一个充满了批评的文艺年代,

却又是总遇见难听到真话的窘境。对你的评价都在别人的心里放着,大家会有真知灼见的深思和理解,但是你难以有幸听到这样的话。人家往往总是笑而不语,可你却错觉觉得别人是对你五体投地了。

乙未羊年的春节到来之前,建中想起了一个创意,让陈先生绘十二幅羊年的主题画,我则配十二首七绝。那时候我正痴迷研究绝律,于是不怕害臊着脸拿出了小诗,字是由建中写的,做了一本很是不错的新年台历。也是在这一次我看到了陈先生的艺术简历,特别是他家族美术的深厚底蕴,这让我对先生的恭谦和善更加敬佩。我早就知道他为人绘画,并不介意润格。建中平时也做书画经济,他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陈先生不计较!”这话也是不得了的。我们也看见一些“大师们”总是将这句话挂在嘴边,他们常对人说:“我这个人不计较!”——可是你真认为他不计较,恐怕是要认真观察一下的,有些人的不计较是一种“高级”的计较——我自己说不计较,你就不好真不计较了。这些话无异于是一种谈判的口径。陈先生是真不计较,我知道他的润格应该可以很高,但很多工作经费有限,请他总是商量一下,他便笑笑不说什么,欣然地接受了。为什么说他是真心的欣然?因为即使你自己觉得少了过意不去,但你下次再去找先生画稿,他仍然会欣然接受。这说明他确实没有在意多少,不然他一定会像有些大师那样躲在家里接电话,却说:哎呀呀,我最近很忙,我在国外讲学呢,等我看一下行程再说……

陈先生加入中国美协之前不久,给我画了一幅肖像漫画,我一直放在电脑里。我那次还大言不惭地说要给他润笔,这话是私下说的,可我也没有践诺。他也没有计较,见到了总是笑笑,并不多说什么话。他是高邮第一个加入中国美协的书画家,这个第一的意义对于文艺创作本身也许并不那么重要,因为艺术的成就更多是个人的努力与修行;重要的是他人品贵重的第一,这是学文求艺的人需要学习的。眼下中国的文坛艺术界多的是浮躁不实的举动,傲慢轻狂的脸色,学艺不精的盲目,少的正是陈先生这样的恭谦和善。一个人能够做到宠辱不惊,并不是他无欲无求,而一定是他已经足够安静和智慧,不需要说什么大家却都懂得——我并不懂得美术,只能说这些话向这位长辈致敬。他也没有在任何时候让我这个后生说几句恭维的话,但是我想正是因为他什么也不说,才会有更多的人发自内心的想说些什么。

驿路有你,与我相伴

□ 赵科

中秋长假的一个早晨,泡完茶,翻看着《印象高邮》的宣传画册,顿被“驿路有您,相约高邮”的标题所感动。

“起床,政儿,爸带你去当铺。”“干嘛,缺钱用啦!”儿子笑着调侃道。“去北门大街的同兴当铺,你没去过。”“和珅和中堂开的那家?”“对!”经大淖河,过月塘小区,我骑车折进竺家巷。

“干嘛不走大路?”儿子疑惑地问道。“到了,你看!”“汪老故居在这?”他静静地读着宣传牌上的文字,旁边的一位老人在静静地看着我们父子俩。

“走吧,去当铺。”我轻声提醒道。人民路狭小,路旁的店铺大多破烂不堪,有些正拆迁。偶尔有一些老店营业着,店前的木门板放在一边。门,敞开着,不见人影。估计叫一声“有人吗”,便会有人应“来了,来了”。

一家饺面店人头攒动。一碗阳春面带一根油条,一些年长者正悠闲地吃着,不时交谈着什么,偶尔还会放下碗筷,喝口浓茶。不一会儿,便到了“同兴当铺”,墙顿时高大起来,青砖黛瓦,两个大大的“当”字灯笼悬挂木门前,一副对联嵌在门两旁,“人生本是典来去,世事何如当东西”。我们走进当铺。

员称“朝奉”)。不禁让我想起:当物品高举过头,斯文也就扫了,无奈的选择。

我与儿子从前厅到后堂,有救火会,有晒物场,以及库房、厨房、卧室,一应俱全。也许是因为避讳吧,厨房的伙头叫将军,倒也有趣。

不觉之间走进一间婚房,轿子、礼盒,应有尽有。我笑着对儿子说:“看来当铺不仅有消防队,还兼婚庆礼仪公司。”

走进后院,桂香浮动。院角高大的樟树下,一口古井波澜不惊。离开当铺,我们沿北门大街过瓮城遗址公园,再过二桥直奔高邮湖。湖面白帆点点。明清运河故道的石碑旁,有人叫卖着高邮湖大闸蟹,客来客往。

沿银杏大道向北,来到“耿庙石柱”前,有两位游客正拍照,见我们走近,忙问石柱是干嘛用的。一听口音,是北方人。标准的普通话。

我对儿子说:“你来吧,普通话好。”“系船绳用的,你看上面的印痕……”我在一旁听儿子讲解着“耿庙神灯”的故事,并陪他们一起游览了避风港。

在俩人的道谢声中,我们告辞,向孟城驿出发。想起今年清明小长假在寒山寺边看到的“枫桥水马驿”,想起下午儿子即将去苏州求学,我不禁陷入沉思。一只鸟儿飞过孟城驿的鼓楼,向古运河边飞去……

苏州运河的涛声连着家乡的运河。孩子,驿路有你,与我相伴……